

繪圖

南北史通俗演義



第十冊

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繪圖 南北史通俗演義 全十冊
定價大洋二元

編述者 古越蔡東帆

校閱者 琴石山人

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

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

濟南西門大街

奉天鼓樓北

北京楊梅竹斜街

漢口黃陂街

廣東雙門底

長沙南陽街

會文堂書局

總發行所上海
河南路拋球場
會文堂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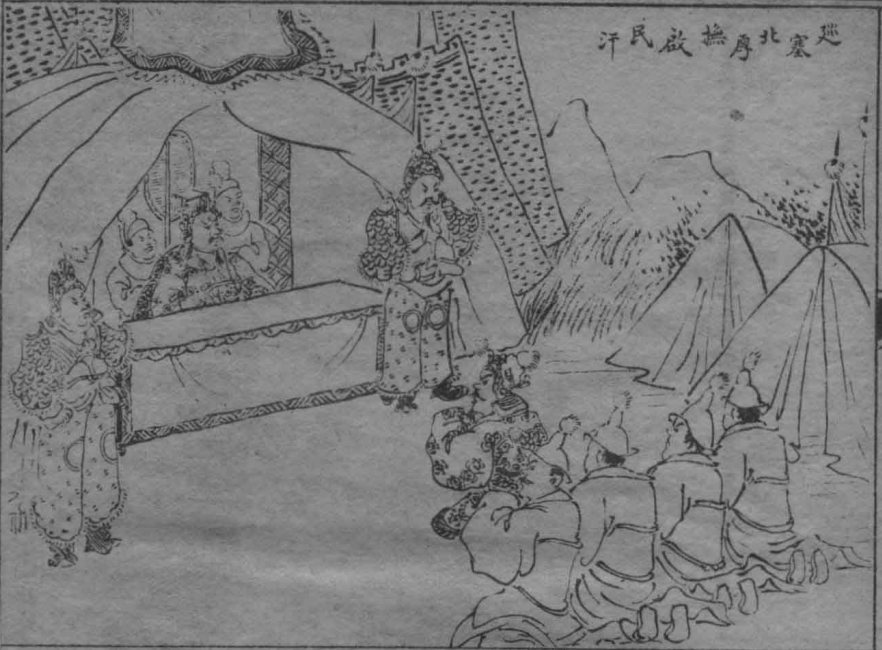
從城局宣華歸地府



駕龍舟煬帝赴江都



巡塞北厚撫啟民汗



幸河西窮討吐谷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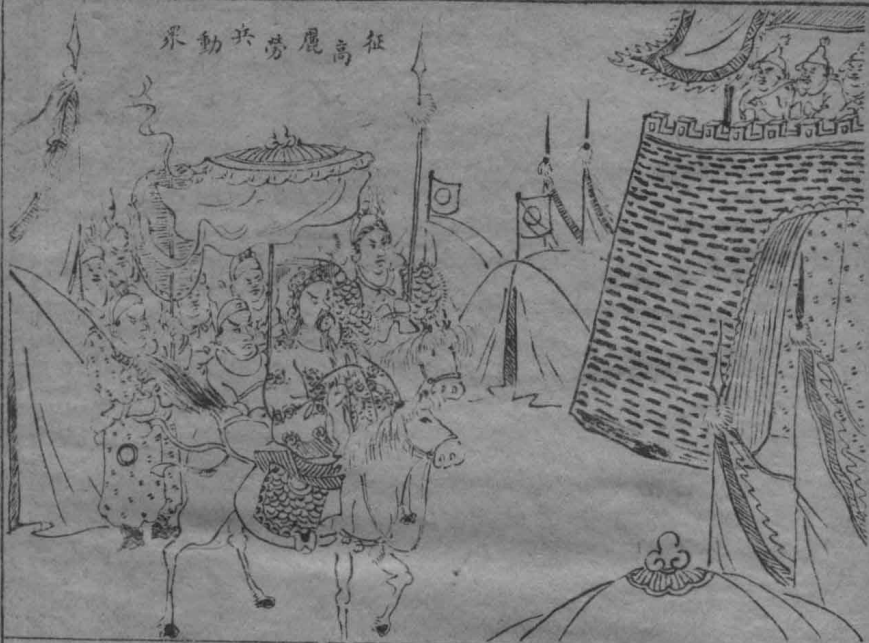


瑞門街陳戲示蕃夷



觀潮亭戲詩達鬼魁

征高麗兵動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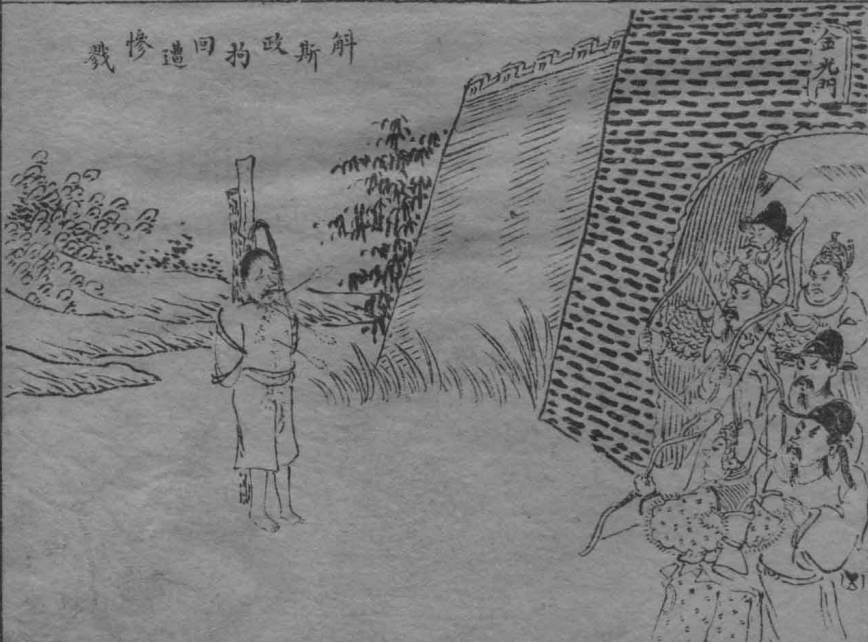
濟薩水折將喪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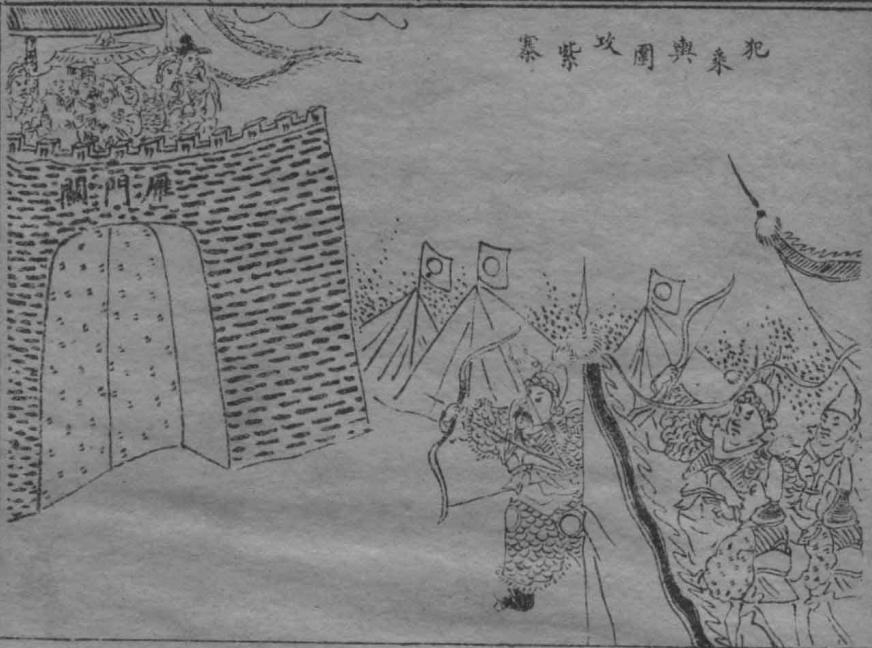
楊玄感兵敗死窮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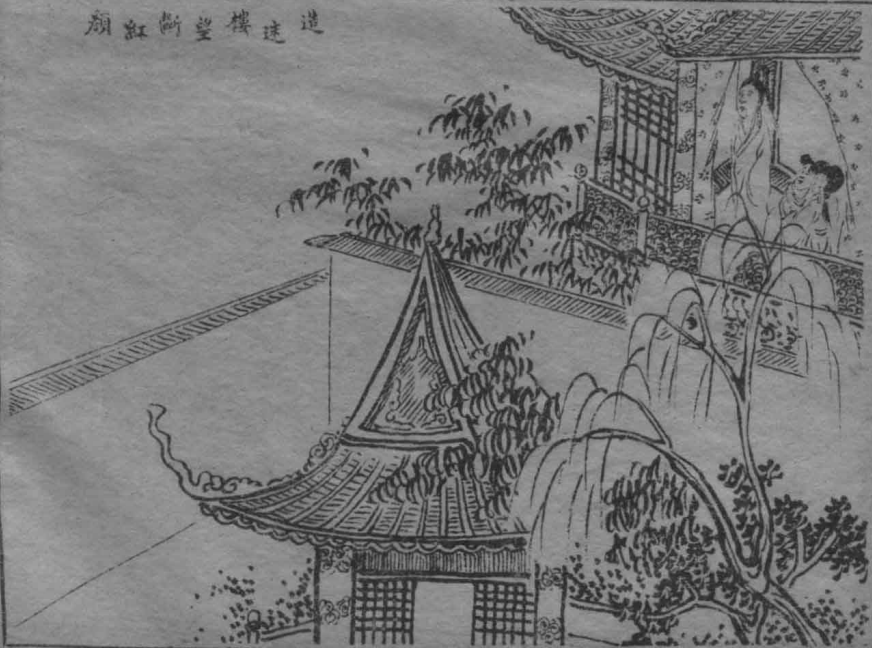
斛斯政拘回遭慘戮



犯桑與圍攻紫寨



造迷樓望斷紅顏



御苑賞花巧演古劇



隋堤種柳快意南遊



麻叔謀罪戮金刀



李玄邃
謀成
建帥府



迫起兵李氏入關中



囑獻書
殘奴
死關下



試
昏
君
隋
家
數
盡



仇
少
主
楊
氏
終



圖南北史通俗演義卷十

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華歸地府

駕龍舟煬帝赴江都

却說楊素奉召入顯仁宮。見過煬帝。滿肚中懷着諫議。但一時未便開口。只好入座侍宴。纔經數觥。即停住不飲。煬帝一再勸酒。素起座答道。老臣聞得酒荒色荒。有一必亡。不但臣宜節飲。就是陛下亦不宜耽情酒色。煬帝聽了。不免拂意。便道。卿言雖是有理。但目今天下太平。朝廷無事。把酒消遣。亦沒有甚麼大害。況我朝勳舊。似公能有幾人。今得一堂共樂。儘可暢飲數盃。素見話不投機。便又說道。天下事都起自細微。漸成放蕩。從前聖帝明王。慎微謹小。亦是為此。楊素前營仁壽宮。繼復為煬帝監造東京宮。室藏為厲階。奈何不思。煬帝默然不答。

過宮人上前斟酒。素恐他再來加斟。用袖一拂。宮人不及防備。竟將手中所執的酒壺。斜傾在素身上。澆濕蟒袍。素正在惱恨。無從發洩。至此便連怒宮人。勃然變色道。這般蠢才。如此無禮。怎敢在天子前戲弄大臣。要朝廷法度何用。請陛下加重懲責。煬帝仍然無語。素竟叱左右。迫令牽出宮人。且厲聲道。國家政令。全被汝等婦女小人弄壞。怎得不懲。左右見煬帝無言。又見素怒不可遏。只得把宮人掣了下去。敲責了一二十下。素方向煬帝道。不是老臣無狀。但由今日懲治。使這班宦官宮妾。曉得陛下雖然仁愛。還有老臣執法相繩。當不敢如此放肆了。煬帝已十分不悅。但自思奪嫡秘謀。全仗他

一人做成就。是萬分難耐。也只好含忍過去。當下強顏為笑道。公為朕執法無私。整肅
宮廷。真好算是功臣了。素即起座告辭。煬帝也不挽留。由他自去。一面退入後宮。另與
后妃等調情解悶。不消細說。素悻悻歸第。顧語家人道。偌大郎君。由我一力提起。使作
大家。現在酒色昏迷。不知他如何了得哩。誰叫他起來看官聞此。應知郎君二字。便是指
着隋煬帝。素自恃功高。有時對着煬帝。亦直呼為郎君。煬帝終未曾駁斥。無非為了前
時私約。不敢辜負的意思。還算能一日素復入宮白事。煬帝正在池中釣魚。待素將國

幾前言

事說明。便邀素坐下同釣。素也不管君臣上下。即令左右移過金交椅。與煬帝並坐。垂

綸。時方初夏。日光漸熱。煬帝命取過御蓋。罩住上面。御蓋頗大。巧巧蔽住兩人。素毫不
避讓。從容釣魚。煬帝釣了數尾。偏素不得一魚。煬帝顧素道。公文武兼全。也有一長未
擅。如何釣了許久。尚是無着。素本來好勝。怎禁得煬帝奚落。便應口道。陛下只得小魚。
老臣却要釣一大魚。豈不聞大器晚成麼。煬帝聞言。不由的忿恚交乘。又見素在鰲傘
下。風神秀異。相貌堂堂。數綰長髯。飄動如銀。恍然有帝王氣象。因此愈加生忌。遂投下
釣竿。托詞如廁。竟向後宮進去。當由蕭后接着。見煬帝面帶怒容。便即問為何事。煬帝
道。楊素老賊驕肆得很。朕意擬囑遣內侍殺死此賊。蕭后不待說畢。忙阻住道。使不得。
使不得。楊素係先朝老臣。又有功陛下。今日誘殺了他。外官如何肯服。況素又是猛將。

亦非幾個內侍。可以制服。一被漏脫。出外弄兵。陛下將如何對待呢。煬帝半晌繞道。投鼠原是忌器。且從緩議罷了。乃長歎數聲。仍復出外。適楊素釣了一尾金色鯉魚。即向煬帝誇說道。有志竟成。老臣已得一魚。煬帝強笑不答。素已略窺煬帝微意。也即辭出。煬帝當然退入。幾往宣華夫人住室。甫至室門。即由宮人迎駕。報稱宣華有病在身。未能起迎。煬帝大驚。搶步入室。揭起床幃探視。但見雙蛾斂翠。兩鬢凝青。病態懨懨。似睡非睡。煬帝輕輕的問道。夫人今日為何不快。宣華聞聲。方睜眼瞧着。見煬帝親來問疾。意欲勉強起坐。無如掙扎不住。稍稍擡頭。已是暈痛難支。禁不住有嬌吁模樣。煬帝知情識意。忙用言溫存道。夫人切勿拘禮。仍應安睡。說至此。用手按宣華額上。很覺有些燙熱。便道夫人如此病重。奈何不速召御醫。宣華答道。妾病非藥可治。看來要與陛下長辭了。說着。腮邊已流下淚來。胡不過死煬帝大加不忍。幾乎也要淚下。徐徐說道。偶爾違和。醫治即愈。奈何說此驚人語。宣華且泣且語道。妾句妾負大罪。無所逃命。別人病原可治。妾病實不可為。煬帝聽他話中有因。便道夫人有何罪過。速即明告。朕可代為設法消愆。宣華欲言不言。如是數四。經煬帝催問數次。方從帳外四瞧。煬帝會意。即令宮人退去。始由宣華泣答道。妾近日屢覺頭痛。不過忽痛忽止。尚可支持。昨更飲食無味。夜間睡着。很是不安。恍惚入夢。頭被猛擊。痛得不可名狀。醒來仍然不解。所以妾自

知不久了。煬帝驚訝道：「誰敢擅擊夫人？」宣華道：「陛下定要問妾，妾只好實告。妾夢中實見先帝責妾不貞，親執沉香如意，擊妾頭上。且云：『死罪難饒，妾辨無可辨。』已拚一死。但願陛下慎自珍重，勿再念妾了。」說畢，哽咽不止。煬帝也不覺大駭，勉強支吾道：「夢幻事不足憑信。夫人不必胡思，但教安心調養，自可無虞。」宣華不再答言。惟有涕泣。煬帝又勸慰了數語，且語宣華道：「我即去宣召御醫。夫人萬勿過慮。」宣華只答了一個是字。煬帝匆匆退出。傳旨召醫官診治宣華。醫官不敢進候。當即入診。未幾有覆奏呈入，說是病入膏肓，不可救藥等語。急得煬帝心如轆轤，正在沒法擺佈，忽有宮人入報道：「宣華夫人危急了。」煬帝三腳兩步，馳往宣華寢宮。宣華氣已上逆，見了煬帝，還錯疑是文帝，硬掙着嬌喉道：「罷罷。」事由太子妾甘認罪，願隨陛下同去罷。說畢，兩眼一番，嗚呼哀哉。這死一年，年纔二十九歲。煬帝不禁大慟。此父死時何如，可巧蕭后亦來視疾，入見宣華已逝，也灑了數點珠淚。這是隨即勸慰煬帝，挽出寢室。一面命有司厚辦衣殮，擇吉安葬。只煬帝悲念宣華，連日不已，甚至好幾天不能視朝。王公大臣統入宮問安，楊素亦當然進去。甫至殿門，忽遇着一陣陰風撲面吹來，不由的毛髮森豎，定睛一瞧，見有一人首戴冕旒，身穿宸服，手中拿着一把金鉞斧，下殿出來。這位威靈顯赫的大皇帝，並不是煬帝楊廣，乃是文帝楊堅。素不禁着忙，轉身急走。耳邊只聽得厲聲道：「此賊休走。」

我欲立勇。汝不從我言。反與逆子廣同來謀我。我死得不明不白。今日特來殺汝。素越覺惶駭。脚下好似有物絆住。欲前反却。後面已像被他追着。撲的一聲。頭腦上看了一下。痛不可耐。便即暈倒。口吐鮮血不止。殿上本有衛士。一見楊素跌倒。忙來攙扶。素尚不省人事。當由衛士舁入卧輿。送歸私第。家人忙即延醫。用藥灌治。半晌纔得醒來。開目顧視家人。悽聲嘆息道。我不得久活了。汝等可備辦後事罷。賦膽心虛家人雖然應命。總還望他再生。四處訪請名醫。朝夕診治。煬帝也遣御醫往視。及御醫返報。素一時雖不至死。但也不過苟延時日。難望痊愈。煬帝却很是喜歡。惟憶及宣華。總不免短嘆長吁。蕭后嘗在旁勸慰道。人死不能復生。何必過悲。煬帝道。佳人難再得。教朕如何忘懷。蕭后微笑道。天下甚大。難道除宣華外。就沒有佳麗麼。這一語提醒煬帝。便命內監許廷輔等。出外採選。無論官宦士庶各家。視有絕色女子。速即選取入宮。廷輔等奉差四出。格外已結。不到月餘。已各繕冊入報。多約數十名。少約十餘名。統共有好幾十處。由煬帝通盤籌算。不下一二千人。便自忖道。天下難道有許多美女麼。大約連嫔母無鹽。都採取了來。繼又轉念道。既已選集許多女子。總有幾個可合朕意。且宮中充備灑掃。愈多愈妙。只顯仁宮雖然浩大。究竟是個宮殿體裁。須要另闢一所大花園。方好安插許多女子。計畫已定。便召入一班佞臣。與他商議。就中有個內史侍郎虞世基。所議條